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一之三

X
99
8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天道部

太極

無極附

羣書要語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冥滓始牙。鴻濛滋萌。三曆紀。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前律曆志。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是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之一生二也。易疏。太極極盡之稱。紀瞻傳。

事類類聚前集 卷之一

德壽堂印

古今事實

夫子論太極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駁

莊子論太極

夫道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大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稊韋氏得之以摯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帝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以立乎北極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終大宗師篇

周子作太極圖

朱震進易說謂此圖傳自陳搏种放穆脩胡仁仲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也及得誌文考之則知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授於人朱文公作濂溪遺文後序

周子以圖授二程

或曰大極圖周先生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某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也張南軒太極圖序

朱子論太極

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太極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

極物物有二太極。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並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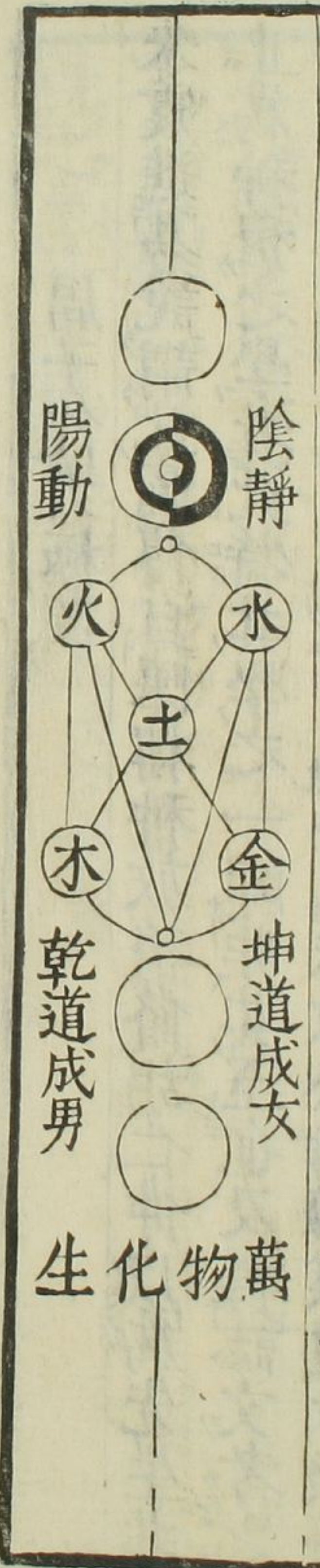
老子論無極係無極

無名大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體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象成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反林。

古今文集

雜著 太極圖

周茂叔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與朱元晦書 辨無極

陸子靜

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譏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它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

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離此言也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太傳

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太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太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二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

以曉之手。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一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

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兄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

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其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

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它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麗，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倦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倚瀕柄用，以澤天下。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某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紬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胃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上，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上，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是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上，未嘗言無極。

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某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太傅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宸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是。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

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二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而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行。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

乎人言之意者一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至於太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

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遍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其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明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

曉也請以某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固不足恠老兄平日自視以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形天地五行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窮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

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陸子靜書

朱元晦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一人者所習各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是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某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復商量務求

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其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摩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

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辯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

某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一學其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辯累數百言三因往返而不能已其為渾蕪亦已甚矣而細參其間緊切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

字下固必不更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某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也。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終。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固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某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某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蒸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

曰使我眾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猶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根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

老兄以中訓極某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它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某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

上重而下輕蓋曰知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闔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

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係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其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

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畧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入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類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

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中焉止矣而上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大極圖說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為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何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着左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

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泄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妙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尋常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泄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

大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大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大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落者也

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今雖偶然道着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某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辭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捨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

則曰願乙乎心也乙亦曰願甲乎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
 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某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
 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
 兩家俱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
 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可改曲者為直改
 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
 向背為之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勿求參伍之驗而終得
 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已
 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黑白之易見者
 猶恐未免於誤况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
 衷而能不謬也哉

某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
 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
 天姿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
 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
 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
 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
 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
 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
 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
 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是如此空踈杜撰則雖有一
 而無可貫矣又何足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

傳正謂其博文約禮足自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二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某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

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有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大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古詩

感遇二十首

陳子昂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代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吾觀崑崙化日月淪洞冥精魄相交會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

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議乃無明空色皆寂滅業緣定何成名教信紛籍死生俱未停

感興二首

朱元晦

混沌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混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天道部

天

羣書要語

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說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卦。天行健。剛上。今夫天斯昭

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天之蒼蒼。其色正耶。莊子。域中有四大。一曰天。大老子。天得一以清。同上。

天形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運如車轂之運。渾天儀天形穹窿如笠。而肩地之表。浮元氣之上。

譬覆盂以抑水而不流者。氣充其中也。虞昂穹天論天圓如荷

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

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

得不西。晉天文志及吳王蕃傳天不足西北。故西方陰也。人

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

右強。又曰。天不足西北。故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故右熱而

左溫。素問

天之別名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色

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爾雅九天。東方暉天。東

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

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楚辭註

天神之名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亦曰天皇太

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燦怒。

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計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五經通義

詩句穆將愉兮上皇。楚詞東皇太一歌

古今事實

盤古開闢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徐整三五歷紀

女媧補天

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 湯問

杞憂天墜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曰天積氣耳無處無形奈何而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止復使墜亦不能有中傷 列子

夢至鈞天

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帝錫之以策秦遂大昌 史

木公金母

木公亦云東王父東王公蓋青陽之氣萬神之先也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皆稟其命焉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 太平廣記

雲擁玉帝

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亦不得見其面 真聖傳

屈原天問

屈原作離騷曰天問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

帝闈九重

宋玉招魂云虎豹九關兮啄害下人些○張衡玄思賦云叩帝
關使關扉兮覩天皇于瓊宮

張溫問天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夫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
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
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
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
問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蜀志

陶侃登天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八惟一門不得
入闞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

夢手捧天

韓魏公知秦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
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倦游錄

天門放榜

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壇終
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
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
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
名下一字黑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辯既而郡守母病卒愈明春
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通神括異志

右今文集

天說

柳子厚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菰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疔贅癭痔蟲生之木朽而蠹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齒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堰洩築為墻垣城郭臺榭觀遊疏為川瀆

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鑄陶甓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無大異果菰癭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菰也元氣大癭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

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焉置存以得喪於果，茲癡痔草木耶。

天論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入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入實，相異，雷震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萑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頽焉而厄，是茫然無有事者，則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抗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辨。云：大凡入形器者，

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入交相勝耳。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拏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礦礪芒，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盛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於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

禍兮可以惡召矣。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不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盛行則其人曰。天何預於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也。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

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上清辭

蘇子瞻

君胡為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為一朝去此而不顧。今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今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星辰兮。役太歲。嚴晝降兮。雷隆隆。朝發軫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宮壙有妖兮。虐下土。精為星兮。氣為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噬。虜與螟蟲。噴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煙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脩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歛瘡痍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

岳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旗纛晡靄而冥蒙。漸俯偃以
旅進兮。鏘劍佩之相擊。司生殺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
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之塞於四海兮。獨淡然其無
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欵閭闔兮。朝玉臺。羣仙迎兮。塞雲漢。儼前
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虺隤。閱入世兮。迫
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嗟峨兮。役萬靈之喧呶。默清淨
以無為兮。時節狩於斗魁。詣通明而獻黜陟兮。軫蕩蕩其無回
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岳為豆
四海為杯。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為樂兮。去
非以為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頽咫尺之不違。陞秘殿以內侍
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

臣不可得而知也

古詩

與馬異結交

盧仝

天地日月如等閑。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_一片心脾骨。嶢岩摧
翠_一碑。九鬱律。刀劍為鋒鏑。平地放着高如崑崙山。天不容地不
受。日月不敢偷照耀。神農畫八卦。鑿破天心。曾女媧伏羲婦。恐
天怒。擣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五星之縷。把天補。補了_二日不
肯歸。壻家走向日中放。老鴉月裏栽。桂養蝦蟇。天公發怒化龍
蛇。此龍此蛇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恠神農。黨龍蛇罰神
農。為牛頭。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
來。天地不神聖。日月之光無定正。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

喚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全不同異自
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全自同異自異是謂全不往今異不
至直當中今動天地白玉璞裏斲出相思心黃金鑛裏鑄出相
思淚忽聞空中崩崖倒谷聲絕勝明珠千萬斛買得西施南威
一雙婢此婢嬌媿惱殺人疑脂爲膚翡翠裙唯解畫眉朱點唇
自從獲得君敲金撻玉凌浮雲却返顧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
結交苦少人憶君眼前如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
奇骨縱橫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半折半殘壓山谷盤根盤
節成蛟螭忽雷霹靂卒風暴雨撼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化總
是鱗皴皮此奇怪物不可欺盧仝見馬異文章酌得馬異心中
事風姿骨木恰如此是不是寄二字

律詩

易

邵堯夫

一物其來有二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
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馬有兩般
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日 日蝕附

羣書要語 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
日居上枝。皆戴鳥。山海經 日名朱明。一名靈耀。一名東方。一名
大明。亦名陽鳥。廣雅 日實也。大明盛實。釋名 日中有踰鳥。謂三
足鳥也。淮南子 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通明曰景。日景曰景。

羣書要語

卷之二

梁元帝纂要

其氣曰晧日初出曰旭日昞曰晞大明曰晞日温曰煦在午曰
 亭午在末曰映日晚曰旰日將落日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
 謂之返景在下曰倒景故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景
 今涉豐隆之湧瀆張宴注曰倒景去地四千里其景倒在下也
 太平御覽日出干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
 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且明至于曾桑是謂早
 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
 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至于女紀是謂大
 還至于淵隅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息其
 馬是謂懸車薄于虞淵是謂黄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
 虞淵之地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二百九

里淮南子自暘谷至于虞淵九十六所為九州七舍淮南子灰野之

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出處生崑崙西鳥鼠山同穴

山西南曰崦嵫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西方之地崦嵫日

所入山也山海經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扶桑在

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榦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

桑十洲記太山東南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出長三丈許漢

官儀日出三竿黃色赤暈南齊天文志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

燭萬里同晷故日將日清風起羣陰伏李詩傳化國之日舒以

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

不足舒長者非義和安行君明民靜也促短者非分度減損上

闇下亂也潛夫論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

德壽堂

呼為夏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又名燭龍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啣火精以照天門也山海經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注白駒日景也魏豹傳

詩句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也有晴劉禹錫義和冬馭近秋畏日車翻杜甫

日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詩男教不脩陽事不得譎見於天日為之食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陽事禮記

總論日月日月麗乎天離卦至德之明日月若連璧易坤靈圖日中則交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易比居月諸胡迭而微詩日行遲月行疾者何君舒臣勞

也日月所以懸者何助天行化昭明下地也白虎通日者太陽之精積而成鳥象鳥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張衡靈憲月為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魄生於背日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考靈曜陽燧見日則燧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拭令熟月盛時以向日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許慎注云方石也諸珠也淮南子

古今事實

義和掌日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

餞納日堯典

羿射九鳥

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羽翼淮南子

夸父逐日

夸父不量力欲逐日景逐之於陽谷之際渴欲得飲赴河飲渴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列子

小兒論日

孔子遊見小兒問辨問其何故一見曰我以日始出去入近日中時遠日初出天時如車輪其中時如盤蓋此不為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者蒼涼及其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列子

以劍指日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淮南子

揮戈止日

魯陽公與韓擒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反三舍淮南子

負暄獻君

昔宋國有田夫常衣糲糲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列子

日宣重光

日宣重光

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二曰日宣重光
本紀 癸亥宗祀日宣重光復寬奉觴再拜上壽本傳

取日虞淵

秋仁傑替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

警奏鼓

以下係日食
夏少康肇位羲和廢厥職辰弗集于房警奏鼓齋夫馳庶人走

春秋日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有六

元旦日食

仁宗康定元年皇祐元年嘉祐四年神宗熙寧元年皆正旦日食
理宗淳祐六年正旦亦日食

今文集

古詩

登天壇夜見海月

李益

朝遊碧峯三十六夜向天壇月邊宿仙人携我蹇玉英壇上夜
半東方明仙鐘撞撞迎海月海中離離三山出霞梯赤城遙可
分霓旌絳節倚彤雲八鸞五鳳紛在御王母欲上朝元君羣仙
指此為我說幾見塵飛滄海竭竦身別我期丹宮空山處處遺
清風九州下視杳未且一半浮生皆夢中始知武皇求不死去
逐瀛洲羨門子

負冬日

白居易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自坐和風生肌膚初似飲醇

醪又如蟄者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空虛俱

羅浮夜半見日

劉禹錫

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嚶天雞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

詩話

御製日詩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吾徵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按後山詩話謂作月詩而國史以

為日詩當從國史

雜著 係日食

日蝕對

孔光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眺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誅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古詩

日蝕歌行

梅聖俞

赫赫初出咸池中浴光洗跡生天東不覺有物來晦昧團團一片如頑銅前時蝦蟆食爾妃天下戢戢無有忠責罵四方誰膽大仰頭憤憤唯盧仝欲持寸刃去其害氣力雖有天難通是時了無毫芒益徒有文字辯且雄仝死于今百餘載日月幾度遭遮蒙眾人見之如不見誰肯開口咨天公老鴉居處已自穩三足鼎峙何乖慵而今有嘴不能噪而今有爪不能攻任看柱物翳天眼方且省事保爾躬日月與物固無惡應由此鳥招禍凶吾意彷彿料此鳥定亦閃避離日宮安逢后羿不乖暴直與審

怨鸞強弓射此買怨鳥以謝毒惡蟲一雁各安次災害無由逢南不尤赤鳥東不誦蒼龍北龜勿吐氣西虎勿嘯風五行不汨陳虞舜生重瞳我今作此詩可與仝比功

月 月蝕附

羣書要語月御曰望舒亦曰織阿淮南子月以宵耀名曰夜光

皇甫謐年曆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眺條健朔而月見東方謂

之朏一作側匿縮書云哉生明哉生魄說者以為朔後月明生

而魄也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

紀日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

日乎尚書大傳月闕也滿則缺也晦則灰也月死為灰月光盡

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虧，曲一
 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釋名書。蒼
 灰而月暈缺。注以蘆灰環月，缺其一而，則月暈亦缺。淮南子月
 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
 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京房
 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
 樹後生焉。御覽虞喜安論佛氏言月中所有乃天地山河影，或
 言月中蟾蜍地影，空處水影也。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
 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酉陽雜俎月天之使也。積陰
 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淮南子月者陰之宗，是以
 月毀而魚腦減。淮南子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

晦則蚌蛤虛，羣陰摯。呂氏春秋月中何有白兔搗藥。傳玄擬天

門吳牛苦於日，故望月而喘。風俗通

詩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魏武帝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

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曹植金波麗鸚鵡，玉繩低建章。謝朓少

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李白落月如金盆。杜甫近水樓臺先得

月。薛麟

月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詩

古今事實

吳剛斫樹

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
 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酉陽雜俎

嫦娥奔月

拜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莖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冒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張衡靈憲

南樓翫月

庾亮鎮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月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如此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而退

牛渚泛月

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誦聲既清會辭又藻拔久之遣問荅云是袁臨汝郎父為臨誦汝令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舟與之譚論申且不寐

微雲點綴

王重為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君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本傳

玉斧修月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樸而坐曰君知月乃七竇合成乎月勢如丸其

影則日燦其四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獲
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
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管道矣言已
不見西陽雜俎

隨至月中

玄洲之南以冰精爲月刻瑤爲兔翟乾祐與十許人詠月或問
月中竟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
拾遺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月賦

謝希逸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弗怡
中夜乃清蘭路蕭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
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
吟齋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鄰
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沈潛旣義高明旣經
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桑於東洛嗣若英於西溟引玉兔於
帝臺集素娥於後庭朐朐警闕朏魄示冲順辰通燭從星澤風
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皇居夢若
夫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
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藹藹列宿掩縹長河韜
映柔祗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編周除水淨君王乃厭晨歡樂

宵宴收妙舞池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
自凄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逾進聆臯禽之夕聞聽胡管之
秋引於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
淪池滅波情綺軫其何託想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今音塵
濶隔千里今共明月臨風嘆今將焉歇川路長今不可越歌響
未終餘景就畢蒲堂變容迴違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
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露人衣陳王曰善乃命
執事獻壽薦璧敬珮玉音服之無斁

古詩

絕句

藁砧今何在山下復有山何當太刀頭破鏡飛上天

詠月

沈約

月華臨靜夜夜靜成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
婦西園遊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
悠哉

月下獨酌

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
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
凌亂醒時同交惟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問月

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
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

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姮娥孤樓與誰憐。今人
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
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行見月

王建

月初生。居人行。見月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盈缺百年歡樂
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
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
上思家時。

飛蓋橋翫月

歐陽永叔

天形積氣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
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

鮮瑩。矧夫人之虛。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翛然發孤詠。紛
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
時瞻斗柄。

律詩

新月

梁劉瓛

仙宮雲箔捲。露出玉簾鉤。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

對月

張喬

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吹。何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
圓魄上寒空。皆令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風。

舟中望月

隋庾信

舟中夜離家。開船望月華。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天漢看珠

蟬星橋視桂花。灰飛重疊闕。蕓落獨輪斜。

秋月

杜甫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令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月

曹松

寥寥天地內。夜魄爽何輕。頻見此輪滿。即應華髮生。不圓爭得破。纔正又須傾。人事還如此。因知倚伏情。

月中桂

李建封

片月轉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向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青日。應虛白兔宮。何時隨羽化。細問得元功。

霜月

李商隱

初聞征馬已無聲。百尺樓南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

月

羅隱

陰雲薄暮上空虛。此夕清光已破除。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

月

袁郊

嫦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無覓處。不知天上亦容奸。

吳門月夜與曹太尉話別 二首

李頻

早晚更看吳苑月。西齋長憶月當牕。不知明夜誰家見。應照離

人隔楚江

一片清光萬里兼，幾回圓極又纖纖。君看出沒非無意，豈為辛勤養玉蟾。

詠月

王介甫

追隨落日盡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清光雖在不堪行。

初月

杜光庭

始看東上又西浮，圓缺何曾得自由。照物不能長似鏡，當天多是曲如鉤。定無列宿敢爭耀，好伴晴河相映流。直使奔波急於箭，祇應白盡世人頭。

詩話

影娥池

唐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求出處。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如仙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德棻嘆其博。

此子兒韻

後山云：宋祖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召當直學士盧多遜使賦詩。多遜請韻曰：用兒字。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此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桐江詩話：曹希蘊貨詩都下有人以敲梢交為韻，索賦新月詩，曹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鏡

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模多遜之句然終不能有以勝也

秋不如春

元祐二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露
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
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董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
詩耶此真詩家語矣遂召二歐飲作減字木蘭花詞云不似秋
光只與離人照斷腸后山云老杜詩亦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
益工

古詩 係月蝕

月蝕詩

盧仝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金鐘赤森萬水夜

疆止寒氣巖頂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茅屋東天
色紺澗疑不流米光交貫寒臙肱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
月十五夜比血不可雙此時恠事發有物吞食來輪中輪如壯
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白鍊鏡照見膽平地理寒灰火龍
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槌環破瑩眼翳盡當天一搭如煤烙磨
蹤滅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太狼狽星
如撒沙出垂頭事光大奴婢炷燈看黯黯如玳瑁今夜吐酸如
長虹孔隙千道射戶外王川子淙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
者太陽太陰精星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躰與
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
說望日蝕月日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

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喪明
 幸且非眷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綠水水崢嶸花枯無女
 艷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又聞古老說蝕月蝦
 蟆精徑圓千里入汝腹如此癡騃阿誰生可從海窟來便鮮綠
 青冥恐是睚眦間指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二帝
 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混茫不可知何故瞳子上坐
 受重牙欺長嗟白兔搗靈藥恰似有意防奸非藥成蒲曰不中
 度委在白兔夫何為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金燦水銀流王
 焜丹砂燠六合烘為窟堯心增百憂天見堯心憂勃然發怒决
 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戢戢
 生魚頭此時九御道九日爭持節愴麾幢旋駕車六九五十四

頭蛟螭虬制雷九火斬汝若蝕開齟齬輪御轡執索相爬鈎推
 蕩轟滔入汝喉紅鱗酸鳥燒口快翎鬣倒側聲酸鄒撐腸拄肚
 礪礪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填饑坑亦解堯心憂恨汝
 時當食坦頭懃懃不肯食不當食張唇哆嘴食不休食天之眼
 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噬天媚蠹被蠹瞎
 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
 入愛眼固應一安得嫦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椿喉戈去此睛
 上物初既猶朦朧既又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
 子又滄泗下心禱再拜額塌沙土中地上虬虱臣全告訴帝天
 皇臣心有鉄一寸可剗妖蠹癡腸皇天不為臣立梯磴臣血肉
 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殿排闥闖入紫宮密

迹玉几前劈折奏上臣全頑愚冒敢死橫干天甚長東方蒼龍
 角插戟尾押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虫坐治東方宮
 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滌血項長尾短飛跋躩
 頭戴弁冠高達栢月蝕鳥宮十二度鳥為居亭主人不查察貪
 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虛影鬼眼赤
 突窳鳥罪不可雪西方攫虎立椅椅斧為牙齧為齒偷犧牲食
 封豕大蠶一齧固當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瓜并根天不念
 天天若雀擬錯雀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
 束頸束破殼寒龜夏斃一種味且當臠其肉一底板沒信處唯
 堪支床脚不中鑽灼與天下下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
 黔婁生覆戶無衣巾天失眠不手歲星胡其仁焚惑瞿公批

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太微支盧謫
 罰何災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入頭上死破
 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銚生恒州陣斬酈定
 進項骨脆甚春蔓普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
 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天若不肯
 信試喚卑陶鬼一問而今三台文章宮作上帝紀綱環天二十
 八宿磊落尚書即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賜太陽側一賜
 天市傍操斧伐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入天狼呀啄
 明煌煌癡牛與駮女不肯勸農桑徒勞含滯思且夕遙相望虫
 尤歎旗弄旬朔始槌天鼓鳴璫琅枉矢龍蛇行眉目森森張天
 狗下舐地流血何滂滂謫險萬萬黨構架何可當眯目豈成就

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拄極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盡
掃除堆積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恒星沒殞兩如杵漿似天
會事發叱喝謀姦枉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
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王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
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癡慕精兩吻自央折初露半个
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幕獨誅磔腹肚忽脫落依舊挂
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
見天眼感荷天地方或問王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
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王川子笑答或請聽逗留
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
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德壽堂梓

看小大瘡安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
一主德政乃舉孰爲人面上二自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
方土更不瞽萬萬古

月蝕

梅聖俞

有婢上堂來白我事可驚天如青玻璃月若黑水精時當十分
圓只見一寸明主婦煎餅去小兒敲鏡聲此雖淺近意乃重補
救情夜深兔窟出衆星隨西傾

詩話

辯董秦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爲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仝所作云
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德壽堂梓

全云歲星王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為將
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全鄙之東坡以為當秦之鎮淮西且
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
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信道以進
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死雌
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
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
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按是時秦之死二十七
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全欲譏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切
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瓘用事全以為變律擅位故用董賢秦官
董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省憶

其詳容齋隨筆

評效王川子

萃林新錄云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大半用王川子句或者謂王
川子月蝕詩豪怪奇挺退之深所歎服故所作盡摘王川子佳
句而補成之某切以為不然退之月蝕詩題曰效王川子作而
詩中有以王川子為言者則退之幾於代王川子作也王川子
詩雖豪放然太險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
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王川子其意若曰王川子月蝕詩如此
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王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
豈不能自為月蝕詩而必用王川子句而後成詩耶漁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

天道部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星

群書要語萬物之精上為列星說文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

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春秋說題辭星者水之精也三五曆紀

眾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天文志山川精氣上為列星唐嚴善思傳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

宋王九辯文章昭回之光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柳

文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南月經于箕則多

風離于畢則多雨書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辯其吉凶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

祥周禮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標

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四合為斗

居陰布陽故稱比春秋運斗樞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

三台色齊后臣和前律曆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

也主集計天道史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斯乃文昌天府後

百官志 根比有大星曰老人星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

夕没于丁見則治平王壽昌天文志即官上應列宿後明紀景

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入則

見孫氏瑞應圖

古今事實

舜齊七政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熒惑守心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

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外寡人將誰

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外為入君而殺其民誰以

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

舍行七星星當一十年君延年二十一年矣熒惑果徙三舍呂氏春秋傳

星孛於辰

昭公十八年有星孛于太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宋衛陳鄭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等玉璜鄭必不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火

五星聚東井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高祖紀注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

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

客星犯斗詳見八月門

夜觀星象

劉向書誦書傳夜觀星宿上奏冀消大異或勸郭林宗仕

曰昔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遂不應

使星入蜀

李邵好天文之術和帝遣使者觀風俗有一使向益州夏夕邵露坐問二人曰君發京師寧知二使何時發一人驚問曰何以知之公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部

德星聚

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客星犯帝座見潛龍故人門

五星聚奎

宋太祖乾德五年二月五星如連珠在昴婁之次初寶儀周顯

德中嘗謂楊徽之等曰下邳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

古今文集

雜著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其有不迪不吉
 不庭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煦然而化春三月司夫氏奏歲星
 居心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
 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歌頌謹按歲星五帝為倉五行
 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為理覆被萬民
 浹洽生類協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陽太
 化始報成功玄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以日星為

紀洪範之叙皇極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發於人格於天
 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寇壘其遺骸復其世祀
 班淮右之師用弘文告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令名也
 於是一統類以昭德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擴俗嘉瑞
 美祥紛委狎至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搢職求之如已失
 然後端拱於穆清怡神於靖真驅一代為純誠拔萬靈於明庭
 斯又登邁遠古光昭聞見魏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瑣賤
 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缺
 皇天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
 人無疵癘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
 下照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木中

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佑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敬備唐風

古詩

月夜觀星

隋煬帝

團團素月輝脩脩夕景清。谷泉驚暗石。松風動夜聲。披衣出荆戶。躡履步山楹。欣覩明堂亮。喜見泰階平。肯參猶可識。牛女尚分明。更移斗柄轉。夜久天河橫。徘徊不能寐。參差幾種情。

司天臺

白居易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下陵上替識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世動角射三台。半見半沒中台圯。是時非無大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

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

律詩

星

李嶠

蜀郡靈槎輔。豐城寶劍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入西秦。未作三台輔。寧為五老臣。今宵潁川曲。誰識聚賢人。

風

羣書

異為風

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

神雅四

氣和為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爾雅
暴風從上下曰頽從下上曰飈亦曰扶搖迴風

事文類聚

卷之三

一

風

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曠風而雨土曰霾爾雅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風曰緒風吹萬物有聲曰籟終日風謂之終風爾雅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莊子吹萬不同莊子風一西一東孰嘘吸是孰披拂是天運予逢七然起於南海而入於北海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秋水飛廉風伯也風師箕星也風俗通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應劭注呂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晉灼注鵬之徙于南溟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逍遙篇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夙不鳴條論衡船趕風吳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止如此潮人謂之船趕風是時海船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船俱至爾坡集

古今事實

舜歌南風

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

雷電以風

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成王啟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反風禾盡起

六鷁退飛

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風乎舞雩

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風乎舞雩詠而歸

御風而行

列子御風而行冷然旬有五日而後返莊子

爰居占風

海鳥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其有災乎是歲也海多大風國語

大風揚沙

項王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畏風怯寒

蒲萑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牕作琉璃屏實密似疎簷有寒色喬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世說

以鵲占風

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東方朔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栢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此以入事知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傷風則順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朔傳

占少女風

管公明傳時大旱有問何當雨言今夜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欲唾公明公明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雨至矣須臾玄雲四集大雨河

巽一起風

蕭李忠為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雜跡而至長人曰余九真使者奉北帝命蕭君畋汝

董若干合鷹次若干合龍次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巖
四善課試為求許羣獸從行樵者覘之行至深岩有茅堂黃冠
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使君不
出矣羣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果不出幽怪錄

封十八姨

崔元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
醋報封家十八姨來言辭冷冷有林下風色皆殊絕芳香襲人
醋曰女伴在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此處士每歲
且作一幡上圖日月五星立苑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此月二
月一日立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繁花不動
崔乃悟女伴即眾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董來謝各

累種李花數千云服之可以却老其等亦長生至元和中元微
猶貌若少年亦一異也傳異記

占風鐸

唐岐王官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
占風鐸開元遺事

竿旌風候

五王官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候之四垂綴以金鈴有
聲即往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風候開元遺事

羊角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太
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

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
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為丘墟遂移今縣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風賦

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者王乃披
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無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
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薄暢而
至不釋貴賤高下而加焉今予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
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也曲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因也然則
氣與風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

青蘋之末浸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大山之阿舞於松
柏之下飄忽淵澗激揚燥怒眩雷聲迴光錯迭盛石伐木摧
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捷瞬煥燦離散轉移
故其清涼雄風則飄忽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也萼葉而
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
艸離蒸蘅藜新夷被梯楊迴光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徜徉中庭
北上玉堂躋于羅幃經于洞房乃得為大王之風故其風中入
狀直憊淒淋凜清涼曾欲清也冷也愈病析醒發明耳自寧休
便入此所謂大王之雄風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
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掄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揚塵勃鬱
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堆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

於室廬故其風中入狀直激溷鬱悒毆温致濕心中慘怛生病造熱中唇為唇得自為職啗齧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雄風也

颶風賦

蘇叔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鷄犬為之不寧又嶺表錄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予盡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檣葉菽菽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

和安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以馬排戶破牖殞瓦摧屋擊巨石探拔喬木勢翻渤解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驚駭鯨鯢奔蹙類巨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為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下蓋三百而後息也父老來言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僵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牆垣之隕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管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

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嘘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
 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惴亦爾汝之相完
 均夫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交
 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髮鬣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
 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清風閣記

蘇子瞻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求求支為記
 五返而益勤余不得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
 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
 有而名焉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
 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

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而
 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馬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
 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太惑歟雖然世之
 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
 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
 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彿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洋
 以汎汝之軒窓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
 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
 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迎薰堂記

馬子才

元祐二年春二月馬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半

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於簷戶間飄入襟裾
 已而入肌膚蕩滌腸胃胸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萬
 物欣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萬敷起音如歌咏太平之
 聲長枝牽柔婉曼婀娜如翟羽庭佾舞蹈盛德客曰異哉是風
 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此南風也遠乎邈哉曠數百于歲有
 時乎一來今其時平吾試為客歷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
 今幾來矣吾聞舜孝格天五弦之上微動帝指拂拂以起被動
 植魚鱉咸若湯之時吹雲橫霓沛作霖雨掃滌八載之孽而吾
 民保蘇文武成康酣和塞周飄然自阿敦及路葦使天地祖考
 安樂福祿漢孝文時吾民阜財國亦富實大倉中都之儲者不
 可勝計唐太宗貞觀之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糧

外戶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措宋受天命驅逐羣陰聖子神孫
 保養休息吾聞間數十世聖人必興是風必來若合符矣禍災
 愁愠之氣立以減息而生氣盡舜五百歲至於湯湯五百歲至
 於周周九百餘歲至于漢漢八百餘歲至於唐唐三百餘歲至
 於宋自舜迄今二千三百餘歲矣是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
 風中人狀直悽悽着物顏色零落顛覆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
 茲其幸欤客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之

古詩

大風歌 見御製門

律詩

風

李嶠

落日生蘋末，搖颺徧遠林。帶花疑鳳舞，向竹似龍吟。月動臨秋扇，松清入夜琴。蘭臺宮殿峻，還拂楚王襟。

次韵耿天騫木風

王介甫

雲埋月缺暈寒灰，颺發齊如巨象脰。詩韓縱勇萬川水，柱立紛披千嶂土。囊開魯門未怪爰，居至鄭圃何妨禦。寇來終夜不眠誰與共，坐忘唯有二顏回。

雲

羣書要語：雲，山氣也。說文雲之為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春秋說題雲師謂之豐隆。廣雅離騷云：吾令豐隆騫雲兮，求宓妃之在下。注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五臣曰：雲師，屏翳。按豐隆或曰

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雲氣而生，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苑，郭璞云：豐隆，雲師御雲，得太壯卦，遂為雷師。按楚詞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同上慶雲曰景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內青，謂之覆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西京雜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雲從龍，乾卦坎為雲。易山雲蒸，柱礎潤。淮南子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溢雲波水。淮南子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之見，喜氣也。史天官書觸石而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注側手為膚，按指為寸。公羊傳金柯分，玉葉散，陸機浮雲賦：舒則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人無形。盛公綴賦暴

風之後有袍車雲

國史補

詩句玄雲起高岳終朝彌八方

魏劉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

改變成蒼狗

杜可勉

晴雲如擘絮

韓詩

今日江頭天色惡

雲起風欲作

坡詩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魏文帝

日暮碧雲

合佳人殊未來

選

古今事實

以雲紀官

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左傳

帝鄉乘雲

華封人謂堯曰夫聖人鵠居而穀食天下有道與物皆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又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蓋神人

者乘虛不隊觸實不礙故能狎虎兕貫金石乘雲霧而浮游如

此莊子

雲如赤鳥

哀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舍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

辨五色雲

周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衰之祿象鄭司農注二分一至觀雲氣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

所居有雲

漢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后與入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白雲孤飛

狄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

古今文集

律詩

絕句

山中何所有。隴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陶洪景

孤雲

于鄴

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閑。因風離海上。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樹。長安無舊山。徘徊不可駐。漠漠又東還。

雲

李嶠

英英太梁國。郁郁必書臺。碧落從龍起。青山觸石來。官名光遠古。蓋影耿塵埃。飛感高歌發。威加四海回。

雲

崔塗

得路直為霖。濟物不然閑。共鶴心機無。端是向陽臺。畔長送棄王暮雨歸。

雲

齊己

倚峰觸石濕。口錢便逐高風離。瀑泉深處臥。來真隱逸。上頭行去是神仙。下尋有影滄江底。萬里無蹤碧落邊。長憶舊山青壁裏。遶庵閑伴老僧禪。

雲

辛寅遜

因登巨石知來處勃勃元生綠蘚痕靜即等閑歲州木動時頃
刻遍乾坤橫天未必朋元憲捧白還曾瑞至尊不獨朝朝在坐
峽楚王何事謾勞魂

雲

韓琮

深惹離情蕩落暉如車如蓋早依依山頭觸石應長在大際從
龍自不歸莫向隙窓籠夜月好來仙洞濕行衣春風淡蕩無心
後見說襄王夢亦稀

霧

羣書要語騰水上溢故為霧莊子霧冒也氣蒙覆物也釋名凡
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其霧不可冒行也帝王世紀地氣發

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爾雅陰陽之氣亂則霧曾子云十月發

已霧赤為兵青為殃望氣經三精霧塞漢書

詩句霧是山中子船為冰靴鞋北夢瑣言包賀

古今事實

蚩尤作霧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崔豹古今注

玄豹澤霧

陶谷子妻者陶大夫谷子之妻也谷子化陶三年名譽不與家
產三倍其妻數諫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
是謂積殃今夫子貪富圖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
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避害

今君與此背不無後患乎 劉向列女傳

大霧三日

漢高因於平城之圍 大霧三日

三人霧行

王肅張衡馬均俱具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 博物志

黃霧四色

西漢王氏五侯俱封其日黃霧四塞終日

作玉里霧

裴楷字公超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後漢書

樂巴霧失

樂巴為尚書忽一旦天大霧對坐不見故失巴所在尋問之巴其日還都 神仙傳

立成雲霧

東海黃公立成雲霧 文選注 蜀都鄧公呼吸成霧 同上

霧迷失道

曹公赤壁敗行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

大霧晝昏

天實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 是謂晝昏 六帖

古今文集

古詩

古今文集

李君與駝龍軍馬後卷本三劉向列女傳

凌霧行

章應物

秋城海霧重，職事凌晨出。浩浩念元夫，溶溶洒明日。纔看含露白，稍見沾衣密。導騎全不分，郊樹都如失。罪微誤噓吸，膚瘖生寒栗。當歸飲一杯，庶用蠲此疾。

律詩

霧

梁元帝

三晨生遠霧，五里暗城闔。從風疑細雨，映日似遊塵。乍若飛煙散，時如雀氣新。不妨鳴樹鳥，能蔽摘花人。

行舟值早霧

梁伏挺

水霧雜山煙，冥色不見天。聽猿方竹岫，聞瀨始知川。漁人感隩浦，行舟迷沂水。日中氛霧盡，空水共澄鮮。

霧

蘇味道

氤氳起洞壑，遙裔匝平疇。乍似含龍劍，還疑映蜃樓。拂林隨雨密，度迥帶煙浮。方謝公超步，終從彥輔遊。

霧

李嶠

曹公迷夢澤，漢帝出平城。沃野妖氛靜，丹山霽色明。翔煙飛稍重，方雨散還輕。儻入非能詭，寧思玄豹情。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三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

冬

卷之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396